

丁石孙先生的逸事

■ 莫宗坚

我在海外未见丁老之前，已久仰其大名。本文是我几次见到丁老的所见、所闻，这仅是丁老传奇的雪泥鸿爪，可作补充史料的逸事。

1984年，陈省身先生命我加入项武义、肖荫堂、伍鸿熙以及Morgan等先生们所成立的首次暑期讲学团。我出国远游，常念生民之多艰，于是欣然从命，附骥尾而驰驱。因此得见丁老。

在暑期讲学的开学前，我拜见了丁老。之前，我想象的丁校长似乎如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里的“理水”故事中禹爷的随员一样，“不动、不言、不笑，象铁铸的一样”。见面之后，我眼中的丁校长，还是“象铁铸的一样”，可是谈笑鸿儒，令人如沐春风。另一位可以与丁老媲美的是北大前校长胡适先生。我在学生时代，有幸与胡适先生长谈过。胡先生温文儒雅，玉树临风。细比之下，丁老犹胜一筹。

在暑期讲学的中期，丁校长在颐和园定席，欢宴陈省身先生及讲员们。当年中国各处小汽车还很少。堂堂北大，也只有几辆，尽数分配给海外的晚辈来宾们乘坐赴席。我看丁校长不坐小车而上了大校车，随即也跟着上大车，全程耳闻目睹丁老言笑如珠。不久即到了颐



和园的“听鹂馆”入席。颐和园是清朝的皇家园林，景观之盛，冠于京华。几经隔世，“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”。当时于颐和园设席，有如晋代的金谷园迎客，唐代的桃李园夜宴。丁老一身洗净的灰布衣服，周旋于宾客之间，言语清亮，器宇自华，虽无“卅一年还旧国”的美事，这场盛宴，宾主亦然尽欢。

这虽是一件小事，但以小知大。我们可以看出，丁老有谦谦君子的作风。可叹现在的风气潮流已变，这种潮流，不是人力可以扭转的。以前，吴越的钱王以三千铁弩射海潮，潮流何尝平伏。虽然潮流如此，但是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”，丁老的风范，令人低回不已。

整个暑期，丁老全心照顾我们。暑期讲学快要结束时，丁老请我们把讲稿整理出书，又要我们与听讲的学子们多联谊。丁老看到国内的需要，要延续我们的讲学成果，这是出书的目的。我们与学子们联谊，为了增加听讲的学子们的出国机会，促进双方交流，增益了解。丁老给我的优渥万元稿费，（当时报上宣传年入万元的“万元户”，可见当时万元是很高的）我辞谢不得，只好在北大出版社挂了账。几个月后，项武义先生成立“苏步青数学教育奖”，奖励高中数学老师。我也附庸风雅，把这万元稿费捐出了。

我个人以为中美文化交流是件大好事。可惜当时中美隔离已久，交流谈何容易。当时我正好负责招收外国留学生。当时多数中国学生不能参加美国的各种入学考试，因此无法照章录取。我用自己在本系的个人信誉推荐中国留学生，推荐每个学生都煞费周章，每年我勉力推荐十名中国留学生，他们全数被本系接纳，此事延续十年之久。前后约百名中国留学生来此攻读。几年以后，系中的同仁们眼见中国留学生成绩斐然，议论均息。丁老推荐的青年学子们陆续出国。丁老想必开怀大笑，眼看绿叶成荫子满枝。

丁石孙先生的逸事 ■ 莫宗坚

丁石孙与中国数学

自“乒乓外交”后，80年代中美交流步履艰辛而逐渐拓展。1990年，本校理学院院长克利佛先生组织访华代表团，征询我的意愿。我乐见其成。我们与陈省身先生及丁老联系，拟定访问北大、南开及科大。1990年暑期，我们访问北大，商定双方合作条约时，丁老已经离开校长的职位，北大方面，仍然以丁老为首，一锤定音。访华代表团内部议论纷纷。我只好解译，以当时的某位名公为例，中美国体不同，美国是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”，中国因事而异，可以“发挥革命余热”，此事一向由丁老负责，所以事从人顺，如此才好办事。后来在丁老主持下，双方一比一交换，即北大付给美方访问教授二千元人民币一月，美方付给北大访问教授二千美元一月。双方都觉得可行，无人妄议。

1999年暑假，我最后一次拜见丁老。当时北大的赵春来教授约我到北大作两次报告，一次是纯数学的“奇异点化解问题”，一次是应用数学的“暗码学”。中国的大学者、中科院的吴老躬临我的第二场报告，使我受宠若惊。后来，赵教授通知我，丁老在人大常委会设宴。我与赵教授遵命到“皇城根街”赴宴。当时丁老官拜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”，堂堂国老。我还是白衣书生，两袖清风。赴宴路上，我忐忑不安，心想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”，我不要成了别人作诗的材料。正想时，已进了大厦，上了楼，丁老出来迎接，握手相看，欢如平生。席上，丁老一再要我进言。我当时心情舒畅，又喝了点酒，于是妄道：“发展交通是大事，要能做到极边，如东北、新疆、西藏都能经常吃到海南岛种的菜才行”。丁老微笑地说：“说得好，我会与同事们商量”。我接着说：“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，有长山八岛，渤海水深二十公尺，很浅。可筑一过海长桥。以后可筑一大坝，抽干渤海水，建设一个大荷兰。免蹈唐明皇的覆辙”。我继续解释。丁老点头首肯、开张睿听。当时言笑坦坦，作礼而别。

我见到的丁老仪表堂堂，又和蔼可亲。极会办事，盘根错节的问题，丁老举重若轻，迎刃而解。丁老言而有信，一诺千金。我与他相处终日，不闻丁老关于别人的恶语流言。不论作校长或副委员长，丁老谦恭下士，丁老永远是他自己。现代流行“三高”，血糖高、血压高、血脂高。丁老的三高是人高、才高、品高。丁老可谓中国人的“一代宗师”。

（作者为美国普渡大学教授）